



序《安息日誌》• 鄧紹光

v

如何破隔？

——談日記的翻譯兼序《安息日誌》• 莊柔玉

vii

鳴謝

xi

前言

1

秋之旅

九月

11

十月

81

前言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盧雲踏入他安息之年，並自許承諾，不會讓一天白白溜走而不把在他裏面和身邊發生的事情寫下來。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日，盧雲把最後一天的日記加進長達約七百頁的手稿裏，完成了他最後一部著作，而他身為作家的職事也大功告成了。未及重讀、編輯稿件，以及依照一向習慣把日記寄給幾位朋友聽取意見，盧雲猝然病逝。我知道盧雲若然來得及審閱稿本，必會額外注意這本日記原始粗糙的地方，作出不少的改動。為了忠於原稿，我沒有作出太多的改動。結果是這本書沒有了盧雲撰書的完整性和技巧，卻散溢著他生命和心靈的光芒。

一九九五年九月，與盧雲共事共住九年後，我們這個盧雲所屬的團體——方舟團體黎明之家(L'Arche Daybreak)——遣送他進入安息之年，給他的授任令是除了寫作外，對甚麼都要說不。但是，我們忽略了他在友誼方面的需要和恩賜，以及怎樣才是他對此的恰當回應。這本書述說了一段友誼的「奧德

©2002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賽」漫長流浪；那需要「尤利西斯」的高度能耐，才能完成此艱辛旅程，並沿途寫下書籍五部。

在原來的日誌，與盧雲聯繫的超過一千人，除了與人見面、同領聖餐外，盧雲不時給予別人安慰、輔導。在友情方面，盧雲提過超過六百個名字。聖誕翌日，他說：「我心裏充滿感激與鍾愛之情，但願我能擁抱我的每一位朋友，讓他們知道我是多麼珍視他們、想念他們……我感到我整個人，我的靈、魂、體都渴想著付出及接受無條件、無懼怕、無保留的愛。」許多他在日記裏提及的人都見證了與盧雲相見是一件人生「大事」，因為他是如斯充滿愛顧、善聽人意，毫不吝嗇自己的時間，樂於與人作伴。日記有很多篇幅都在描寫微細而美好的相處經歷；對於當事人來說，所謂「微細」，其實既美麗，又深刻。

盧雲在他的日記中，就如在他一生中一樣，首先是一個祭司和牧者。他對每日領受聖餐的熱情是貫穿全書的一根線。雖然，盧雲也在婚喪場合與大羣人一同投入慶祝或悼念儀式，不過他個人來說似乎較受人數不多而關係親密的聖餐儀式所滋潤，那裏使他較強烈感應到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契合。盧雲評講聖經集的每日經文時，會連繫到社會問題、時

©2002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事專題，或一本新書，又或一件藝術作品一併討論；在當中他靈敏的觸覺與他的人生經驗奇妙地揉合在一起。他這種頭腦與心靈世界的對話，正是他屬靈生命的特質，而這也是豐富的屬靈信息的來源。

在整本日記中，盧雲都深受疲勞困擾。「為甚麼我會這麼疲倦？」他問自己。「儘管我已睡個夠、睡個痛快，但醒來時仍擺脫不了一種極其疲軟的感覺……但一切都需要無比的精力。每當工作了幾小時後，整個人就會疲頓不堪、全然倒下，老是墮入深不見底的夢鄉……我的軀體喊著酸痛，渴想著一所安息之處。」盧雲已精疲力竭，然而，他和他的朋友都不發現，這種疲累是個不祥之兆。他曾撫心自問：「我感到疲累，究竟是否因為我不能把想做的事辦妥這般簡單，還是因為背負著一些比我偉大的事情，一些賜了給我好叫我能減輕別人的擔子的事情？」這無疑是啟發思考的神學反省，但想到盧雲的驟然離世，這種想法並不令人寬慰。

盧雲的朋友羅利飛行家族 (the Flying Rodleighs) 在日記中一次又一次登場，從中盧雲意識到一種對他的職事和寫作全新而較深的召喚。他們溫馨的友誼、他們在吊架上的造詣和雍容、他們這羣藝人小團體的生活方式，觸動了盧雲心靈深處的岩層。在

©2002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他們的表演中，盧雲瞥見他自己一些埋藏深處的渴望的藝術展現，他承認與他們的相遇使他猛然進入一種新的意識當中。盧雲與他的朋友都希望他在安息年假期間寫下一本關於馬戲團的書，這個關於他生命與寫作一段歷程的計劃，雖然在他的意識中已有雛形，卻未成熟至可誕下來。盧雲這樣說：「與羅利飛行家族的交往是這樣的深刻，即使在今天我也不敢稍稍動筆，因為我必須在寫作和生命兩者中都邁進全新的一步，才能把它寫下來。」「每次嘗試提起筆，我都會經歷排山倒海的疑慮，甚至恐懼。」盧雲對高空鞦韆表演的著迷，主要是跟空中飛人與接應拍檔的特殊關係有關。蠻勇的空中飛人在人羣的高空飛盪著，剎那間盪離鞦韆，只張開雙臂，等待拍檔強壯的手臂把他從空氣中接下。「空中飛人一定不能先拉接應者，」羅利(Rodleigh)曾告訴他，「他一定要抱著絕對的信任等候接應。」這種關係激發了盧雲內心深處的梦想，以及他在屬靈生命中想飛的渴望，但這份渴望必須緊扣著那位永恆的接應者，還要愈來愈仰賴祂那雙憐愛的手接應。

在整個安息旅程中，盧雲都捲入一場激烈的內心爭戰中：一方面，他對獨處、禱告、寫作、親密友誼的喜愛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傳道、演講、旅

©2002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遊、聖禮、與人合作叫事情成就等仍是他畢生的鍾愛。每次回到寫作桌上，他都感到欣喜，並經常評說那份想多從事寫作的欲望。不過，對盧雲來說，要縮減理想和現實的差距，是何其真、何其痛，而又何其人性的掙扎！

盧雲的生活，時常夾著熱情。在《安息日誌》中，他不諱言自己對友誼和親密關係的需要。他偶然會形容自己那種孤立和孤單的感覺。其中美麗之處不在於他對痛苦的分享，而在於他把自己對痛苦的反應簡單地呈露出來。他並沒有逃遁到傳統的避難所去，陷入無知的或危險的回應；反之，他經歷著那種痛苦，而當痛楚太難熬時，他就會向外求救，讓人分擔他的痛苦。他知道自己脆弱的一面，卻選擇以最忠誠的態度把它活出來。擁有一些成就、深受愛戴的盧雲，卻不能控制這根潛隱的「刺」，但他已漸漸把它與自己的職事結合起來，並接納這是他所愛的職事的一部分。在荷蘭舉行的盧雲葬禮上，范尼雲 (Jean Vanier) 這樣評說盧雲面對的苦楚：「他的痛楚迸發著他的才情。」

盧雲意識到他在個人的思想、感受、情感上正走近一片新地帶。作為一個人、一個委身別人與教會的人，他正闖進更深入的境地。但他並非

©2002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無疑慮的。他揣度著：「非我所願，我感到內心有某種壓力，叫自己努力保持 [作為天主教神職人員、作家、屬靈領袖的] 聲譽，做一些、講一些、寫一些符合天主教會、黎明之家、我的家人、朋友、讀者期望的事情……近來我感到身陷其中，經歷到它帶來的制肘……完成我的職事究竟是甚麼意思？是否要我跟自己較早期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一致，還是要求我敢於往新方向邁進，即使會因而令一些人失望也在所不計？」盧雲接著說，這些新問題涉及他生命的每個層面，包括團契、禱告、友誼、親密關係、工作、教會、神、生與死各方面。有如那本「馬戲書」在盧雲心中尚未成熟誕生一樣，這份召喚著他的簇新自由尚未在他內心整合成形。他說：「我曉得我並不是完全自由的，因為恐懼的感覺尚未消釋。」盧雲不帶責備亦不感羞恥地正視那些問題的態度，以及他敢於向前推進從而把問題重新整合的作風，叫讀者目睹他是如何熱切地渴望投進新路向的不安全感中。他雖感戰慄，卻不覺羞愧，靠著他這把年紀的智慧，尋找超越發展階段、超越人間限制的新自由，尋找跟其他人，以及跟那位看不見的、他深深信靠又天天相交的神更深入的溝通契合。

©2002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盧雲的母親去世後，他在七十年代後期寫了兩本關於母親及他和母親關係的書，卻甚少寫及他跟父親的關係，因為那種關係頗複雜，而他們父子的溝通並不暢達。《安息日誌》描繪了幾幅動人的圖畫：一個九十三歲的父親與他的六十四歲兒子共聚美妙的天倫。盧雲這樣打趣地記述他由加拿大到荷蘭探望父親時的情景：父親甫見盧雲就對他說：「嗯，你的頭髮急需修剪！」「你最好立刻去睡一頓，才能趕上你的睡意。」盧雲說：「父親永遠是父親！」盧雲曾深刻地剖開父子倆關係的歷史片斷，以及他對兩人奇妙的復和關係的認識。他在日記中告訴我們：「很久以前，當我們有衝突時，父親說：『作為一個心理學家，你曉得一切關於專制父親的理論。為著你有一個而高興吧，可別想改變他！』……當我三十二歲而父親六十一歲時，我們屬於不同的世代，兩人相距甚遠。但當我們都老了，少了一點防衛心，我開始發現我倆竟頗為相似。今天，對著鏡中的我時，我看見六十四歲的父親……我立時感到我和他最大的分歧是年齡，而不是性格……要在三十年前出現我倆今天的默契壓根兒不能想像……如今兩個老頭子坐在火爐旁暖著雙手……也許，他必須是九十三而我又必須是六十四這種事情才會發生！

©2002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今天，我倆彷彿變成同一代的人，彼此變得接近，接近死亡，接近對方。為著我的父親，我感謝神。」除了他們必須是九十三和六十四外，他們也必須在艱辛的歲月裏不斷忠於對方，以至他們較易掙脫和消解由誤會造成的痛苦。父子各自的偏執使兩人的關係在不同情況下變得脆弱，今天他們享受的溫馨與親密，其實是這段長年累月的含糊關係經歷漫長而痛苦的演進的成果。

《安息日誌》是相當簡單的一本書，勾劃了盧雲回家路途最後一段行程的思想和活動。他對路途和家的信念遍佈全書，見證了他要憑著對神不斷更新和變化的信心活出自己的職事那份畢生的渴求和掙扎。這個見證本身已是寶貴的紀錄。這樣的書，有待細細咀嚼，而讀者要注意著、與盧雲一同反省著一個特殊經歷、一樁聖經或新聞記載的事件、一本新書的洞見、一場音樂會或一件藝術品的背景等的蘊涵。當中潛伏了太多靜默而隱蔽的深度與奧妙，焦急而好奇的讀者大概會錯失品嚐。

盧雲怎會知道，這本《安息日誌》竟是他死亡的前奏；他回到黎明之家三星期後就與世長辭了。這部日記正是他幾年前在《我們最大的恩賜》(Our Greatest Gift) 談到對死亡改觀的文字的生動見證：

©2002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在某方面來說，我相信「與自己的死亡為友」這項孤單的任務不單是服事自己這麼簡單，它或許也能服事他人。我抱著在別的人生旅途上扶上一把的渴望活出自己的一生，但我不時發現除了自己開展的旅程外，我可以付出的東西甚少。我憑甚麼宣告喜樂、和平、原諒、復和的信息？——除非它們是我生命裏頭有血有肉的一部分。我常常渴想做別人的好牧者，但同時我亦深知，好牧人是會放下自身的生命，把他們的痛苦與喜樂、疑慮與盼望、恐懼與愛都交給他們的朋友。

但願盧雲盛載恩賜的文字與生命牧養我們，帶領我們在友誼中彼此相知相遇，引領我們樂於面對從求索而來的問題，引導我們分享分擔自身的喜樂與痛苦，指引我們通過信靠那位隨時接應我們並在永恆的喜樂中使我們重聚的至高者，與死亡為友。

遺稿管理人

蘇·莫斯特勒 (Sue Mosteller)

盧雲文字中心 (Henri Nouwen Literary Centre)

黎明之家